

一幕三場話劇

寬廣的道路

曾 煒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一幕三場話劇

寬廣的道路

曾 津 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廣州

書號：(穗)0456

寬 廣 的 道 路

著 者： 曾 偉

出版者： 華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廣州大南路四三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廣 東 分 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〇六號

印刷者： 廣 州 印 刷 廠

字數：49,742 1954年3月第 1 版

印數：1—5,100 1954年3月第1次印刷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三年春。

地點：廣東某村莊。

人物：趙亞琛：卅二歲，農會委員，共產黨員。（琛）

趙亞根：廿二歲，民兵，青年團員。（根）

三叔：六十二歲，貧農。（叔）

旺三嫂：卅五歲，貧農。（三）

趙亞明：十七歲，三嫂兒子。（明）

二婆：五十二歲，貧農。（二）

王蘭香：卅五歲，互助組組員。（香）

景：旺三嫂家。傢具雖不多，可是陳設得整齊、清潔。牆邊放有鋤、鋤、鋤、新穀籬、秧盆等農具。

幕啓：春雷從老遠的地方回響着尾聲，初升的太陽透過雲霧從窗外射進屋內，布穀鳥熱情地在歌唱，田裏的青蛙不停地在叫着。舞台上的一切，都顯現着春雨過後那種新鮮氣味。

三嫂剛放下飯碗，隨即走到牆邊取下圍裙掛上，亞明也吃完飯。

三：多吃一碗吧，今天工作多呢！

明：……（沒精打采）

（三嫂扣好圍裙後，到窗前望望天色，微笑）

三：（邊整理頭髮邊說）亞明，先將碗碟放在灶間去，回頭再來洗吧！

（亞明收拾碗碟）

三：（望望窗外，自語）老天總算開眼了，下了十幾天雨，我還以為這六分田趕不及下秧呢！（隨手拈起一把鍬）亞明，你趕快到塘邊來幫我。唔……（沉思片刻）我們先到塘邊撈起穀種，就到崗脚下秧。……不，你不用來了，你還是到糞屋取一桶尿，不用太滿，八分就夠了。

明：知道了。

三：嗯，還要裝一桶灰，記着呀！

明：得啦。（正要拿碗碟回灶間）

三：（叫回亞明）亞明，要快手呀！中午下了秧後，下午還要鏟烏石頭的秧，明早就先插烏石頭。

明：（有點不耐煩）得了，得了，你急什麼！

三：怎麼不急呢！俗語都有說：『驚蟄不濕穀，夏至沒禾熟』，明天就是驚蟄了，這十幾天老是下雨，如果不趁今天有日頭，說不定明天又下雨了，那我們剩下的六

分田怎能播下去？（喃喃自語）唉，耕田人總是看天吃飯的，早十幾天下的秧都長得可以插了，偏偏留下六分田到今天才播下去，真見鬼！

明：這……（欲頂回兩句，又壓下）

三：（趨前，溫和地）亞明，生產要緊，去冬分了田，我們的田多了，就要快手些，開聲有說：勤能致富呀！

明：（滿有心事地）我不是說這個……

三：（誤會）那……唉！亞明，你不用老掛着趕不上功課，插完秧，還不是一樣讀書嗎？

明：（滿不高興走回灶間）

三：……（叫回亞明）亞明！（趨前，難過地）我祇有你一個……唉！十幾年就是風呀雨呀，餐粥餐飯挨過去的，現下分了田，眼看着生活會好起來，如果我們好好耕作，來了兩造豐收，那時候亞媽都想你讀中學，免得像你老爹一樣一脚牛屎，盲字也不識一個呀！

明：媽，我現在沒想這個，這幾天學校也放假了，我倒沒掛着趕不上功課。

三：（感情地）那就好了，我就怕你怪媽不給你讀書。那好。你就快來吧！

明：（有點不耐煩）媽，你急什麼！

三：（不解其意）……？

明：急什麼！崗脚的六分田，今天可以下秧，下午也可以鑿秧，明早就能插完烏石頭

那幾分地，可是，以後呢？媽，我們有一畝多田還沒耙轉呀！

三：（恍然大悟）哦！我知道。

明：你當然知道啦！可是牛呢？

三：……？

明：分田的時候，幾家人合起來分一頭牛，現在開耕了，也應該合起來做，可是，你

又不願，那牛給哪家先用，那……

三：（不願聽下去）你不用多嘴了，我有我的打算。

明：（無可奈何地）你當然有你的打算啦，可……

三：（故意扯開）好了好了，打得更多夜又長，你到糞屋取糞吧，我也要到塘邊撈穀種了。

（亞明無可奈何地拿碗碟進灶間，三嫂沉思片刻，正要拿起鋤外出，恰巧二婆碰上）

二：三嫂！

三：嗯，二婆，有事嗎？

二：（打量屋內）沒，沒什麼。

三：秧都下完了吧？

二：（滿臉笑容）還算托福，前十幾天還沒下這場大雨前就下完了！

三：那就好了。

二： 噯，三嫂，你有秧盆多嗎？今天下午我要鏟秧，不夠秧盆用呢！

三： 那真是巧了，今天下午我也要用的。

二： 那就算了……噯，（吞吞吐吐地）三嫂，你們……噯，你們的牛組打算怎麼樣？

三： （裝作不知）那我怎麼曉得他們。

二： （走近三嫂，緊張地細語）不是說你不願？

三： （若無其事）誰說？

二： 我是聽外面人說的，說前幾天晚上，你們牛組還吵架了，是嗎？

三： （裝出一副笑容）噯！我們都是沒見過世面的，衝撞兩句就難說了。

二： （同情地）是呀！……那，那你們真是要散了？

三： 噯，難說，難說。正所謂人心隔肚皮，雖是朝見口，晚見面，可是誰能摸清誰的心！

二： 是呀！我也這樣想，共產黨來了，人心是變了，可沒變得那麼快呀，噯，人家都說我厲害，說我摸過雞蛋都輕四錢，說我左手不信右手……哎唷，他們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吧！……說實話啦！如果懵頭懵腦，那我幾十年守寡怎能挨過去？

三： 哈哈……

二： 不過話又說回頭，這幾年總覺得自己老了，挑上四五十斤就覺得滿天星斗……

噯，如果我能像你一樣就好了。

三： 我有什麼？

二：你就不同了，有靠山了。

三：有靠山？

二：（拍拍三嫂肩膀）那不是靠山！……你本事，牛高馬大，一百八十放在膊頭上都不在乎，犁耙插割樣樣都成，亞明又能幫手，我看你就會飛了。唉，如果我像你一樣，我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三：那有什麼！耕田人就是一雙手，你肯做就是了。

二：是呀！勤勞致富，這句老話是沒有說錯的……（趨前拉着三嫂手臂，緊張地）三嫂，說實話，你們的牛組真的要散嗎？

三：那怎能說得定呢！

二：不，你自己呢？

三：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兩兄弟那麼親都要分家，我們怎能合得來？我還是先看定一下再說。

二：（開心地）是呀，我就是這樣想……三嫂，說實話，這回來找你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現在我都打定主意，等一會我們那個牛組也要開個什麼緊急會議，我就乾脆提出退組。

三：你也打算退組嗎？

二：是呀！像我這樣的人，上無親，下無鄰，地主當家那時候，到街上也給孩子笑

話，現在雖說解放了，可是誰又保得定沒人欺負我？哼，說句實話，好好醜醜，一個人得多少吃多少，何必要跟人撈在一起！

三：那誰跟你耙田？你跟我不同。

二：我的姪哥！

三：姪哥？……是漢叔嗎？

二：是呀！

三：他不是中農？

二：是呀，他有牛，犁耙轆畜都齊全……說句大吉利市的話！有什麼傷風鼻塞，跟他借轉一兩籬穀都容易商量呀，……他也極力主張我退組。

三：哦！（沉思）

二：你怎麼樣？

三：亞漢這個人也不是好商量的，他……（忽然想起）沒什麼了，我要到塘邊去撈穀種了。

二：哎唷，耽擱你工夫，我也要走了。

（兩人同下）

（亞明從灶間取出一桶灰上，正要取桶到外面，三叔不安地匆匆上）

叔：亞明，你媽呢？

明：塘邊撈穀種去了。

叔：哦！

明：有事嗎？等一會兒她就回來。

叔：（定睛沉思）唉！

明：三叔公，琛叔回來了嗎？

叔：還沒有，就是使人着急，眼看着要開耕了，還要去開會，前天區委會來過電話，說他昨天就回來了，可是，（有些着急）今天還沒回來，不知開什麼鬼會！

明：在這個時候區委會開會，一定有要緊事情商量的，你等等吧！

叔：還要等？不知等到什麼時候，下了十幾天雨，今天老天開眼了，說不定明天又會出猛太陽，我們的秧都黃了……昨晚我跟亞根商量過一下，準備今早我們碰頭，解決一下我們牛組的事。

明：還是等琛叔回來再開好，要不又像那天晚上一樣，說上三句兩句就吵起來。

叔：不，不能再等了。那天晚上大家都不對，亞根太性急，我嘛！也不對，開始的時候蠻有主見，眼看到亞根跟你媽吵起來，我什麼主張都沒有了。唉，我這個人真是崗頂草，隨風倒呀！……（若有所想）嗯，你媽……這幾天怎麼樣？

明：（無可奈何地）還不是老樣子。

叔：哦！

明：這個人真是牛皮燈籠，點也點不明的。

叔：那她打算怎麼樣？

明：（有些氣）誰曉得！我幾次跟她提起我們牛組的事，說現在要開耕了，大家都等牛用，勸她合起來做，可是她總不理我，祇說一句話：『我有我的打算。』

叔：……她打算怎麼樣？

明：誰曉得！……我看，還是等琛叔回來才好說話。

叔：（沉思、自語）……她打算怎樣？

（此刻，亞根氣衝衝上）

根：三嫂，三嫂！（不見三嫂）哦，亞明，三嫂不在？

明：出去了。

根：三叔，你沒碰見她？

叔：沒有。

明：根哥，坐坐吧！等一會她就回來的。

根：……（沉思）

叔：怎麼樣？氣衝衝的。

根：沒什麼！（保持鎮靜）三叔，外面情況不大好。

叔：怎麼？

根：（很氣）剛才我到處跑一轉……二婆的牛組散了！

明：二婆這個燒壞瓦，誰也合不來的。

叔：唉，真是……

明：像二婆這樣的人，手無抓雞之力，看她自己有什麼本事！

叔：她的組長沒法說服說服？

根：有什麼辦法！三叔，今時不同往日了，去年土改鬥霸，人人齊心，我一到祠堂就是根哥前根哥後的，現在搞生產了，就黃牛過水，各顧各，誰聽你的話！

叔：（焦急地）唉，真是……那別的組呢？

根：我知道有四組散了。

叔：怎麼搞的？

根：有什麼辦法！昨晚區委會來個電話，對村長說：現在趕緊春耕，如果羣衆對以前的牛組真有意見合不來，那要讓它自願，不能強迫命令。村長還沒聽完電話，外面就把消息傳出去了，有些人還說風涼話，說什麼以前的牛組就是強迫命令。我真不明白區委會怎麼搞法，這樣下去……那不是統統都散了。

根：那也不是，有些合心水的又合起來了。村長那一組，退出了一家，新參加了兩家……三叔，你看我們的牛組會不會散？

叔：照理可以不散，我們組裏邊有黨員，有團員。

明：還有你……

叔：我這個崗頂草就不用算了……現在大家都等牛用，我們都應該想想辦法，盡人事，聽天命呀！

根：我們可不是聽不聽天的，時令緊，誰叫我們在分配的時候，幾家人合起來分一頭牛！今天我們都真要解決了，要不你拖我，我拖你，大家沒有牛用。

叔：是呀！

（此刻，三嫂挑着一擔浸開了的穀種上）

三：（裝出笑容）哦，你們都來了？

根：（極力保持鎮靜）三嫂，穀種開得不錯呀！（隨手在籬裏抓起一把）

三：是呀，這兩天暖了，塘裏的水像熱水一樣，浸了兩晚就出芽。噯，你們坐吧！

根：不用客氣了。

三：那有什麼客氣呀！

叔：不用客氣……三嫂，我們來……是想跟你談談。

三：談什麼？

叔：談談我們牛組的事，那天晚上還沒談完的事。

三：（想了片刻，找藉口）哎唷，三叔，大白天怎麼好開會呀，這不是耽誤生產嗎？農委都說過，白天不能開會！

叔：不，這回可是例外，下了十幾天雨，大家都趕着插田，可我們大家還有田沒耙轉呢！

三：那……我們牛組的幾家人還沒有來齊呢！琛二嫂開田去了，還是改天開吧！

叔：不，琛二嫂對我說沒意見，我們怎麼樣她就跟着我們，王蘭香也跟亞根說過，她願意互助……

三：哦……（妒忌地）原來你們都商量過了！

叔：（一怔）這……

明：媽，你不能這樣想，人家是好意，就是商量過，對我們也是有好處，沒壞處的。

三：（對明使眼色）亞明，叫你裝尿裝好了嗎？

明：裝一桶尿有什麼難。

根：三嫂，不瞞你說，我們都商量過了，大家對互助都贊成，就是……

三：唉，琛哥還沒有回來呢，他是農委，是一個共產黨員，又是我們牛組的組長，他不回來我們不好談吧！

叔：三嫂，時令緊，我們不能再等他回來了。

根：是呀！我們不能再拖了，況且，琛哥一向都主張我們互助的。

三：（無可奈何）那好吧。

根：三嫂，我得向你表白，上次開會我不對，三兩句話就跟你吵起來，要態度，沒好商量。你不要見怪呀！

三：唉，姪哥，怪什麼？說句私話，我們都是五服內，舊封建時候，說起來都是同大堂間拜祖的，再說，我們大家都沒見過世面，衝撞兩句又算得什麼？……說起來也就說說吧，你三嫂脾氣也不好，唉，都是炮仗頸，爆完了就沒事，現在事過了，還怪什麼？

叔：那就好了，我們都應該好好商量，開聲有說：小聲說大事呀！

三：是呀，有事應該好好說呀！

叔：那好，我就先提：上次開會我提出所有農事都合起來做，一合就合到底。現在我想過，這樣做……眼前是行不通的。可是我們又同分一條牛，時令緊，我們就不能不互相幫助，分工合作，我耙田，你插田……這樣做又快，又好，一可以不用互相阻工，二可以節省牛力，牛也做得來。我說的就是這一季這樣做法，要是合得來，就再商量合作下去；合不來，下季也不會給時令限死，我說的祇是這季合作。亞根說對了，我們就先解決這季耕牛的使用，總之，要我們大家都能耙好田，插下去！

三：（想不到亞根退讓，不知所措，沉思）

叔：說實話，我們這樣的互助是最簡單不過的，要是怕吃虧，我們可以計工；就算是不計工，也不會虧誰。我們的田差不多，勞動力也差不遠……這樣合作，大家擰成一條繩，功夫做得快，趕上時令，誰都有利呀。

三：……

叔：（見三嫂不語，有些着急，但親切地）三嫂，讓我說句心裏話：論親族，我們都是五服內，論輩數，我是叔輩，怎麼說我也不會指條黑路叫你走的。

三：（冷淡地）這倒是真的。

叔：真的倒是真的，就是你不中意聽。

根：三叔，別說啦！

叔：不，還是說，近的不中意聽，說遠的。（稍停）還在二十多年以前，共產黨、毛主席就領導我們鬧革命。那時候我們這兒的頭人是彭湃將軍。（蠻有興趣地）說起來話就長啦，那時候彭湃同志還穿着一身灰學生服呢，當初，我們當他是來催租的。（亞根、三嫂笑）笑什麼，那時候你還是黃毛丫頭！後來才知道他是領導窮人鬥爭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這一下可把我們窮人樂壞啦！

明：三叔，你講吧，這我可中意聽。

叔：那時候成立了工農政府，窮人可抬起頭來了。誰想到蔣介石那個大壞蛋叛了革命，（感慨地）咳！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和窮苦的老百姓。地主又騎在我們頭上，迫着我們交回退了的租。當時我沒有辦法交回，迫着逃到南洋做牛馬，想起來就令人痛恨！（停住不講）

明：講吧，三叔！後來呢？